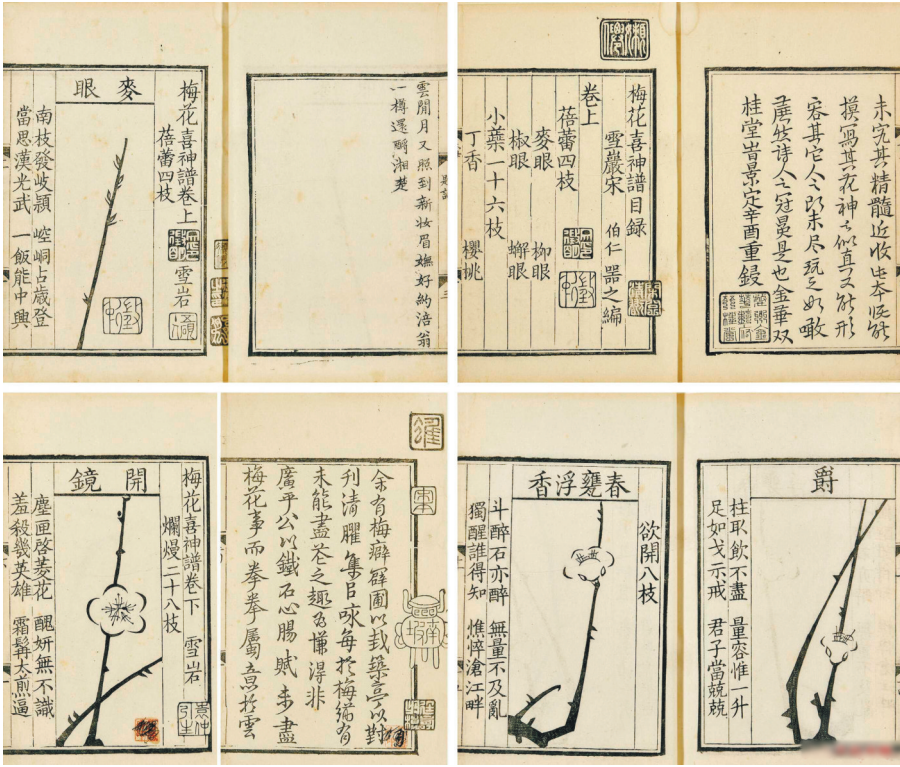


轶闻掌故

宋伯仁《梅花喜神谱》诞生于拊茶初考(上)

□何循真 符学武



民国石印本《梅花喜神谱》

扬州八怪主要画家李方膺以画梅著称,素有“梅仙”之誉,其流传下来的300多首诗中,咏梅诗占三分之一。诸如题画诗:

空庭一树影横斜,玉瘦香寒领岁华。解道广平心似铁,古来先已赋梅花。香雪凝华冷淡生,并无浓艳动人情。谁从本色来题品,知己难逢宋广平。从来不见梅花谱,信手拈来自有神。不信请看千万树,东风吹着便成春。本文之所以引用李方膺的这几首梅花诗,因为诗中反复提到“宋广平”与“梅花谱”,它们将与本文主题——宋伯仁及其《梅花喜神谱》有着非常密切之关系。

宋伯仁的生平与交游

宋伯仁,何许人也?南宋末江湖派诗人和画家,“梅花谱”的鼻祖。宋伯仁(1199—?),字器之,小字忘机,号雪岩,又号耕田夫,荻川(今浙江湖州)人。宋伯仁在宋史中无传。其生年则根据《雪岩吟草西隐集》中《四十》诗云:“役役人间世,齐头四十年”的原注:此诗作于宋嘉熙戊戌(1238)推算而来的。其生平略见于清《(同治)湖州府志·两宋名贤小集》所载的宋伯仁小传。曾举宏词科,著有《雪岩吟草》《烟波渔隐词》《梅花喜神谱》《酒小史》等。卒年一般认为约在宋度宗咸淳年间(1265—1274)。宋理宗绍定六年(1233)至端平三年(1236)间,宋伯仁在泰州拊桑榭场(今如东县拊茶)任场官。卸任后寓居临安。嘉熙元年(1237)、二年(1238)又两次北游海陵。《全宋诗》收录宋伯仁作于泰州拊茶和两游江淮期间的诗60余首,约占其现存诗五分之一多。其诗风“不约晚唐,不事推敲”,属南宋江湖派的一员。

宋伯仁曾举博学宏词科,但可能未中。后于宋理宗绍定六年(1233)监泰州拊桑盐课。在任期间,主要与泰州、如皋、海安等地同僚交游。如作有《寄海安赵路分》《寄海安林监镇》《简如皋赵买盐》《柬赵监盐》等诗,还有反映拊茶周遭境况及本人内心不平的诗作,如《苦雨督榷课甚迫》《拊桑得替题道院》等。至于离任回临安后交游的诗友则更多,如俞桂、高翥、施枢、吴子良以及自称“和靖七世孙”、闹出“瓜皮搭李皮”笑话的林洪等。

《梅花喜神谱》可能诞生于拊茶

宋伯仁之所以史上留名,倒并非他在江湖诗派上的地位,他无法与刘克庄、严羽相提并论。使宋伯仁青史留名的则是他的《梅花喜神谱》。此谱就是宋以后无数画家奉为圭臬的我国历史上第一部“梅花谱”。

何以推测宋伯仁的《梅花喜神谱》就诞生于拊茶呢?其依据如下:

第一,时间、地点、人物一致。史载,唐初(627)拊茶盐业已初具规模。北宋建隆元年(960),拊茶亭改为泰州拊茶场。宋伯仁《雪岩吟草》写明“绍定癸巳至端平丙申泰州拊桑榭场菓”,时间上记为公元1233—1236年。至于“拊桑”,应为宋时拊茶的古称,后可能因谐音“奔丧”不雅,才改由“拊”“茶”两书名合称而沿用至今。至于榭场,即盐场,这容易理解。一句话,宋伯仁于1233至1236年间任拊茶盐场的场官,并在此留下了诗作。孤证不立,无独有偶。

第二,《梅花喜神谱》版本考证推定成书时间。现存上海博物馆,宋景定二年(1261)金华双桂堂刊语及木记的孤本《梅花喜神谱》,是该书现存最早版本。2015年12月22日上海博物馆举办“吴湖帆书画鉴藏特”,《梅花喜神谱》成为展览中的亮点之一,它也是吴湖帆、潘静淑夫妇将居所定名为“梅景书屋”的重要原因。

首先,序跋与刊语证实成书时间与缘由。该书卷首有一篇作者宋伯仁的自序,序末空白处有刊语云:

咏梅者多矣,粗得其态度,未究其精髓。近收此本,既能模写其花神之似,又能形容它人所未尽,玩之如啜蔗然,诗人之冠冕是也。金华双桂堂时景定辛酉重镌。正文后有向士璧后序及叶绍翁跋各一篇:

梅视百花,其品至清。人惟梅之好,则其品亦梅耳。和靖素隐清矣,而洁其身者也,未得为清之大成。雪岩之梅,周之蝶欤?昔人谓一梅花具一乾坤,是又摆脱梅好而嗜理者。雪岩尚勉进于斯。容堂向士璧君玉甫跋。

广平自是君家鼻祖,除是铁石心肠。厥孙非铁石,故为梅所恼。若此,请姑舍是,出门一笑大江横。嘉熙二年(1238)八月廿六日靖逸翁叶绍翁敬跋。

叶跋中提到的“广平”为唐代名相宋璟,别称“宋广平”,有《梅花赋》明世。“厥孙”代指宋伯仁。

从以上序跋中,可以得到两条信息:一是由于双桂堂刊语明言“时景定辛酉重镌”。二是初刻本不晚于叶绍翁作跋的嘉熙二年(1238)。我们从得知,在此之前《梅花喜神谱》至少已有一个刻本行世了。虽然这个本子早已忘失无踪,然而从双桂堂本卷首宋伯仁自序,对它的出版情况仍可窥一斑。

宋伯仁于序中自言:

余有梅癖,辟圃以栽,筑亭以对,刊《清臞集》以咏,每于梅犹有未尽花之趣为嫌。得非广平公以铁石心肠未尽梅花事,而拳拳属意于云仍者乎。余于花放之时,满肝清霜,满窗寒月,不厌细徘徊于竹篱茆(同

“茅”)屋边,嗅蕊吹英,授香嚼粉,谛玩梅花之低昂俯仰,分合卷舒。……余于是考其甲而芳,由荣而悴,图写花之状貌,得二百余品。久而删其具体而微者,止留一百品,各名其所肖,并题以古律,以梅花谱目之,其实梅之喜神可如牡丹芍菊有谱,则可谓之谱,今非其谱也。余欲与好梅之士共之,借刊诸梓……

由宋伯仁自序得知,原本写生稿有二百多品梅花,“久而删其具体而微者,止留一百品”,之后才配诗成谱的。注意,此处“两百多品”“久而删其……”,绘画常识告诉我们,这一过程至少也得一至两年或更长时间。很可能《梅花喜神谱》本来只是一个诗画合璧的长卷,如同南宋宁宗时杨皇后后的《百花图卷》一样。只为其化身千万,方才寿诸梨枣。书中两帧标题两两对仗,全部统一置于图的左侧,这也暗示出《梅花喜神谱》的前身本来就是卷轴画或册页画。

虽然这个被双桂堂用作底本的刻本确切刊刻时间今已无考,然而向士璧后序卷端,题“梅花喜神后序”,而叶绍翁却无,可以推断,向序为底本已刻,叶跋则是题写在底本向序之后的。因此,被双桂堂用作底本的这个刻本的刊刻时间,应当不晚于叶绍翁所署的嘉熙二年(1238)。(花蕾《梅花喜神谱》版本考,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,2010年5月)也就是说,它约在宋伯仁由拊茶回临安后不久(即1237年左右),《梅花喜神谱》付梓之际。由此得出,叶跋应是题的初刻本,向序还在叶跋之前,而宋伯仁的自序在向序更前,所以,则在嘉熙元年(1237)前,该书成稿时间就可推定在宋伯仁于拊茶盐场为官(1233—1236)的三四年间。当然也不排除在来拊茶为官之前即已谋划或动手绘制,而在来拊茶之前已然完稿的可能性极小,若此,他何不在赴任之前及早付印以广声名?毕竟成书的整个过程是极其漫长的。

其次,宋伯仁诗也辅证了梅花谱成书的相关信息。宋伯仁之所以能够准确描绘梅花百态,全在于嗜梅成癖,筑圃植梅,实地观察,心追手摹,久而久之,心领神会,然后付诸纸笔。由此可见,其观察梅花生、长、盛、衰各期形态,当不至于一年一季。成稿后再去芜存菁,择优筛选,精心剪裁,费时良久,从写生到成稿的时间,少说也得一至两年以上。所以,我们大致可以推算出《梅花喜神谱》的创作过程:在拊茶盐场为官的三四年里,其官邸或住所周围植有不少梅花树,他才有可能反复观察、写生,进而构思画稿,再反复筛选,拟名,题诗,作序,在返回临安前已基本定稿。回到临安后,即将书稿交由刻书坊,再经向士璧、叶绍翁序跋,写样、刻板、印刷、装订成册,这一过程又至少一到两年时间,初刻本才得以成形。就在这两年中(嘉熙元年、二年)他还两次北游淮阳。

海陵旧话

赵怀玉三访皋东(下)

□徐继康

嘉庆十五年(1810)的春季十分寒冷,直到春分,梅花才开。三月,赵怀玉经扬州至石港,听说学使巡视在即,仅讲了三课就停止了,赵怀玉想起了去年掘港场大使梁恩纶约他去嶺山雅集一事,梁恩纶为乾隆十三年状元梁国治的儿子。梁国治官至东阁大学士兼军机大臣、户部尚书,他去世后,家人连葬礼费都凑不足,其清廉可见一斑。作为正一品的大清相国之子,梁恩纶从嘉庆十四年(1809)一直到道光元年(1821),在正八品的掘港场大使任上,一待就是十二年,就靠着四十两俸银、四百两养廉银的年薪过日子。因为梁国治与赵怀玉家有世姻之谊,所以梁恩纶一到任,便邀请赵怀玉赴掘港一聚。斯时正好空闲,赵怀玉便欢然前往,开始了他的第三次访游皋东之旅。

暮春时节,赵怀玉来到掘港。掘港的文士们为他举行了盛大的雅集,他们集于吴寿民的丛绿山房,众人对赵怀玉有如众星捧月,有人请他评诗,有人向他求字,有人向他请教学问。从绿山房中,春意盎然。酒酣之际,以“送春”为题,限字分韵。主人吴寿民拈得东字,开篇四句就是“斜阳影照落花红,长少追随奉此翁。荒海重来团旧雨,草堂一夕领春风”,现场的气氛一下子弥漫到眼前。吴瞿得书字,江懋德得明字,洪允恭得人字,一时间,佳句就如窗前枝头的上芽孢,次第而开。赵怀玉已是醉意十分,他分得奇字,这么多旧识新知欢聚一堂,诗意早已汹涌,一首七律一挥而就:

九十韶光欲尽时,况逢良会饮何辞。如泥醉已年来少,限字诗难意外奇。尚有残花依老树,所欣旧侣杂新知。明朝我亦同春去,重话嶺山未可期。

酒,一直喝到二更才散,只要有诗,春天就没有远去。

赵怀玉想起了汪为霖,想起了冬天的相约,掘港离丰利不远,他很想到丰利去看一下老友。这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,走在宽阔的田野上,闲花满地,虽然忽然起了大风,天一下子冷了起来,但赵怀玉还是很兴奋,在麦浪中穿行,有如轻盈的蝴蝶,在他心中,文园就是梦的游乐园。

此时的文园,万花怒放,准备了一个冬天的热情,仿佛在赵怀玉抵达文园那一刻爆发。多年后,赵怀玉在自编年谱时还清楚地记得:“紫藤花及绣球、牡丹、蔷薇皆盛开,紫藤一树,尤为群花之冠。”汪为霖置酒于牡丹花下,畅饮至深夜。赵怀玉在《初到文园,主人置酒牡丹花下》里,记下是满满的欢乐:

劳踪刚喜惠驰驱,又见名园放鼠姑。别有丰姿成独绝,即夸富贵与凡殊。张灯为助花颜色,飞雪渐添客鬓须。共引深杯对深夜,未妨凉露湿衣裾。

赵怀玉在文园逗留了七日。这七日,赵怀玉笔墨酬应几无宁咎,丰利场大使俞芝、徐宗永、徐雪门、徐阴排日招饮,徐颀因生病未能参加文宴,但也送来了诗作。赵怀玉更是诗情大发,《次韵徐刺史》《次韵答徐公子朗》《题画兰》,他几乎为每个人都写了诗。赵怀玉少负重名,交满天下,其诗“如鲍家骢马,骨瘦步工”,与孙星衍、洪亮吉、黄景仁齐名,当时有“孙洪黄赵”之称。徐雪门曾任郑州知州,亦是吟坛健将,去年刚刚从中州引疾还山,常与汪为霖诗文唱和,他对赵怀玉的钦佩,绝对发自肺腑:“此地园林欣有主,一时坛坫共推公”“满架朱藤如锦帐,我来端合坐春风”。当然,赵怀玉对他的诗也是赞赏不已。

如果说四年前赵怀玉第一次来丰利是从容之游,此前为匆匆之行,而此次来掘港、丰利,则是一次快乐之旅。

一个无雨但有浓阴的早晨,赵怀玉踏上了归途,穿行于草径,看着天空自由飞翔的鸟儿,他停了下来,站在烟村深处,回望渐渐远去的皋东,心头瞬间掠过“羨杀知还鸟,时哉集旧林”的感慨,什么时候重来这里,再与这些诗友相逢呢?

可能连他自己都未想到,此后他再也没有来皋东作专程之游。

当然,后来他也曾经过皋东,比如嘉庆十六年立夏后,他从扬州经海安到石港,路过双甸时,与姜槐、丛杰、刘金声等人茶话勾留,同游银杏寺。在双甸东因水涸舟不得进,易车而行,这些,仅仅是路过而已。

那年六月,赵怀玉接到陕西巡抚朱勛的来信,邀请他来年主关中院,束修六百元,赵怀玉以久居石港非长久之计,又想一领关中之胜,便答应了。消息一传开,石港立即乱了套,有人叫赶快加工资,有人自愿捐助粟米之费,而赵怀玉只是默默地写着赠别诗。临别之前,他为双甸贡生丛杰的《四时行乐图》题了长诗。分别在即,姜灵煦、姜春煦、陈邦栋皆流泪以送。八月初,赵怀玉由拊茶、角斜两场取道归里,离开了讲学了五年的石港。

此后,他以垂老之年入三秦,三年后又主讲湖州爱山书院。“人生痛饮余莫顾,明日拍浮任何游”。晚年的他继续奔波于江南各地,但一直没有回到“问俗已渐谙,论交已多熟”的通州。

时间过得真快呀,道光二年(1822)十月初八,六十岁的汪为霖卒于文园。四个月后,赵怀玉卒于常州,终年七十七岁。他们之间的故事,会随风而去吗?并没有,赵怀玉这个细心的老头,把他在皋东走过的路,在皋东写的诗,以及或浓或淡的心情,都收进《菴庵居士自叙年谱》和《亦有生斋集》里,剪裁得整整齐齐。